

幻剑书盟
hjianet.net

猛虎王朝



【血洗荒原】

王朝争霸扛鼎之作·一位远东帝王传奇经历
从一个卑贱的角斗士到备受争议的帝国皇帝
伴随他一生的是无尽的战争与阴谋

猛虎◎著



猛虎

白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猛虎王朝 6 / 猛虎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

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755-008-2

I. 猛... II. 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6400 号

猛虎王朝 6 血洗荒原

作 者: 猛 虎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尹志秀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2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008-2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血洗荒原



001	第一章	血洗荒原
008	第二章	丹西归来
015	第三章	呼兰帝国
022	第四章	水路奇袭
030	第五章	泪河水战
037	第六章	浮尸遍河
045	第七章	沉默对峙
052	第八章	再起波澜
059	第九章	自由血瀑
068	第十章	水面对峙
075	第十一章	沃萨肉饵
083	第十二章	拦河铁索
091	第十三章	小小间谍
099	第十四章	死不松口
105	第十五章	杀戮再起
111	第十六章	恶意洗脸
118	第十七章	围魏救赵
124	第十八章	擦肩而过
130	第十九章	人肉武器

目录

CONTENTS



血洗荒原

目
录
CONTENTS

137	第二十章	幽灵厨师
145	第二十一章	塞尔扑空
151	第二十二章	图穷匕现
158	第二十三章	血洗青衣
165	第二十四章	正式宣战
172	第二十五章	乐极生悲
179	第二十六章	全民皆兵
186	第二十七章	突发癌疾
192	第二十八章	激情宣言
198	第二十九章	猛虎下山
206	第三十章	鸦兵撒星
214	第三十一章	缓进急战
220	第三十二章	瘟疫横行
227	第三十三章	雨夜狂屠
234	第三十四章	寸泉喋血
242	第三十五章	草原追逐
248	第三十六章	血之盟约
255	第三十七章	千里救子
262	第三十八章	三万援军
269	第三十九章	湖畔埋伏



第一章

血洗荒原

天空仿佛被一只大手遮住了光亮，夜色降临了。

阳光不再普照大地，失去活力之源的世界成为了罪恶的乐园。夏季昼长夜短，故而一切从事阴谋活动的人，都必须抓紧时间，在黑夜这个天然盟友的庇护下，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猛虎军团驻扎地，破蛮冈大营。一处黑暗的角落，蹿出一个高瘦的黑影。没有火把，不需要光亮，黑暗就是最好的保护伞。

四周无人，万籁俱寂。除了少数哨兵提着防风灯笼在远处巡逻外，整个军营都在沉沉地熟睡。打量一会儿情势后，黑影从脚下提起一个笼子，拨开笼门。

合手朝空一甩，一只信鸽跃上半空，扑腾着翅膀，向无尽的黑暗中飞去……

黑影咧开嘴，无声地笑了。

不过，他的笑容瞬间凝住，张开的嘴巴从欢笑的月牙形变成了惊愕的○形。

带着强劲内力的弩箭，划破浓浓的黑暗，正中那只刚刚飞上天空的信鸽。一声低低的哀鸣后，飞翔的信鸽变成一团冰冷的死肉，从高空栽落下来。

黑影的身后身侧，出现十几支火把，刚才还是幽暗的角落，变成亮堂堂的白昼。

“由谢夫将军，”铁塔般的凯鲁冷声说道，“这么晚了，您还出来巡视呢！”

“我……”由谢夫冷汗涔涔。

威达肩背弩机，手提鸽尸，走了过来：“由谢夫老哥，你可真会休闲啊！半夜出来放鸽子玩。”

被戈勃特斩断右臂后，神射手威达无法再如以前般引弓射箭。为弥补遗

憾，威达找工匠为自己特制了一把精铁连弩。

这把弩机可以单手上箭，一发数箭，弹力强劲，射程极远。

“威达将军、凯鲁将军，属下其实只是……”

“有话见了军师大人再说吧！”由谢夫还欲强自狡辩，被凯鲁毫不客气地打断，“来人，把他押走！”

当由谢夫被绑缚着带至大帐之内时，安多里尔和贝叶两人正抱着丹虎和丹豹，教兄弟俩下棋玩。

丹虎和丹豹虽然对两位老师教他们读书写字没有什么兴趣，可玩起棋子来却似乎是天生的好手。

酒鬼军师和尖嘴猴两位不合格的帝师，当日因为对于教育两个顽劣之徒失去了耐性，干脆把他俩扔到床上，自己摆开棋盘取乐。

本以为在床上的兄弟俩会如往常般胡天胡地地大闹一场，谁知道下了一会儿棋后，两人发现不对，气氛静得有些异常。

回头一看，兄弟俩不哭不闹，睁大眼睛坐在床沿，静静地看着老师们下棋。

安多里尔和贝叶大为惊讶，高兴之余开始教两个小活宝下棋。形象化的教育确实远比填鸭式灌输抽象概念要有效得多。

抚摸着雕成各种有趣图案的棋子、望着纵横交错的棋盘，丹虎、丹豹兴趣盎然。

被安多里尔斥为“愚笨”、被贝叶骂做“猪脑子”的兄弟俩，理解奇快，一番讲解就掌握了游戏规则。半个小时之后，兄弟俩就能像模像样地摆谱厮杀了。

兄弟俩沉迷纹秤、醉心棋道，每次上课伊始就嚷嚷着要下棋玩。

不过，这倒是给了酒鬼军师和尖嘴猴两位无限上纲、没有教育经验的帝师以讨价还价的砝码，可以明确规定——认识多少个字、背诵几篇文章，允许下棋一盘。

安多里尔和贝叶以为手里掌握了激发哥俩学习兴趣的王牌，但令他们沮丧的是，丹虎、丹豹两人显然遗传了丹西身上做买卖的精明潜质，算计得很精，总想以读最少的书玩最多盘数的棋，以最小的劳动换取最多的乐趣。

于是乎，严肃的课堂上形成了这么一道可笑的例行流程。

每天首先由师生花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讨价还价，约定当日认字数与下棋盘数的交换比率。

安多里尔和贝叶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力图激起哥俩的远大志向和抱负。丹虎、丹豹则以肚子痛、眼睛疼、耗子乱叫吵得晚上没有睡好觉、昨日的超额劳动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等各种理由与老师们的大道理相抗衡。

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课堂上好不热闹，以至贝叶曾多次苦笑着调侃——丹虎、丹豹是他这辈子见过的年纪最小、下手最狠的“奸商”。

不过有一点，两位经常气得肚子鼓鼓的老师也不得不承认，比起真正的奸商，小哥俩的诚信要好得多。一旦达成交易，答应完成的学习任务，基本上都能

按时完成，绝没有欺诈和耍赖。

今天，完成任务的小哥俩，正在两位老师的指点下对垒厮杀，享受游戏的快乐。

“将！”丹豹得意地将王后斜移几步，“哈哈，你死了！”

“不，你赖皮。”丹虎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的王握在手里，不让丹豹吃掉，“这一招是贝叶老师教你的，按规定不许你这么走！”

“胡说，贝叶老师根本没告诉我这一着。”

“你才胡说，我明明看到他在你耳边嘀咕，然后你才下了这步棋。”

“你赖皮！”

“你才赖皮！”

……

当由谢夫被押进大帐时，正赶上小哥俩为了一步棋互相争吵的好戏。而安多里尔和贝叶则一人搂住一个，不让两人从动嘴发展到动手。

不过，他们的脸上却笑呵呵的，好像在说——哼，两个狡猾的臭小子，知道厉害了吧？为了多下一盘棋，早上害得我绞尽脑汁、磨破嘴唇跟你砍价，现在知道下棋的乐趣了吧？

在丹虎、丹豹面前，一般人很少污言秽语，加上那句使用频繁的“你妈的”又不能使用，否则等于骂自己的父母，因而小哥俩的骂人词汇非常贫乏，远逊于他们的老子丹西。

斗了两句嘴后，虽然理不屈，但两人都词穷了。

“哼，不跟你玩了。”丹虎把头一撇，嘟着嘴道。

“哼，我也不理你！”丹豹也偏过头去，恰看到被反手绑缚，在一旁静候的由谢夫，“咦，由谢夫叔叔？”

“由谢夫叔叔？”丹虎也把歪过去的头扭过来。

“虎子、豹子，呃……”由谢夫一脸尴尬。

除了霍夫曼外，整个破蛮冈军营里，就属由谢夫跟孩子们最亲近了，是丹虎、丹豹最喜欢的玩伴。

当然，两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被绑缚是什么含义，更不明白成人世界里的斗争是多么残酷无情，凯鲁、威达、由谢夫等人都是自己经常见到的人，他们在一起，没准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呢！

“咳，”安多里尔咳嗽一声，“霍夫曼，把孩子们带出去吧！”

“由谢夫叔叔，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可以出去玩，你也要一起来哟！”在霍夫曼肩上的孩子们，出去前仍不忘回头招手。

被绑成粽子般的由谢夫，已经无法如往常那样笑容可掬地回手致礼，只能僵硬地点头，脸上的表情像笑又像哭。

“由谢夫将军，”待到孩子们走后，安多里尔的脸上已经是阴霾满天，“你真够胆子！”

“军师大人，”由谢夫一下子扑跪在地，“属下知错了！”

“哦，说说看，你错在哪里？”安多里尔脸色和缓了一些。

“属下违抗军令，私养信鸽，偷传书信，罪该万死！”由谢夫的话里带着哭腔，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就这些？”贝叶皱眉道。

“属下粗心大意，率性而为，肯定存在其他疏漏。恳请贝叶先生明示指出，好让属下痛改前非，将功补过。”

“你还蛮诚恳的嘛！”安多里尔冷笑着。

由谢夫伏地颤抖，不敢抬头。

“由谢夫将军，抬起头来说话！”隔了半晌后，贝叶厉声问道，“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偷偷飞鸽传书？递书给谁？传送的又是什么内容？！”

“回禀大人，内人在家抚育三胞胎幼儿，最近又有身孕，即将分娩，属下思家心切，故而、故而……”由谢夫抬起头，已经是泪流满面，“故而不顾军令，飞鸽传信，以解相思之苦，传递恋家之情……”

“唉，多情种子，顾家的好男人，模范丈夫！”安多里尔鼻子冷哼，“看来，我们那条军令还真是不解人情，违背人性哪。”

“不！大人，不！”由谢夫又开始叩头如捣蒜，“所谓军令如山，岂容任何个人借口而违犯？请军师大人重重处罚在下，并传令各营，以儆效尤！”

“呵，由谢夫，算我走了眼，在我们猛虎军团里还隐藏着你这么个人才！”贝叶冷笑起来，“我问你，既然这么顾家，当初领主大人准你回家照料妻儿，你为何拒绝？”

“属下一心报国，又恋家心切，故而存了侥幸的念头，通过私养信鸽传书，以图家国两全，忠孝皆尽。”

“好一个家国两全的将领，还替自己飞鸽泄密找到了说辞。说实在的，由谢夫将军，我真的有些佩服阁下的心机与脸皮！”贝叶不觉露出了笑容，“要是我们手下的间谍，能有阁下一半的本事就好喽。”

“贝叶先生所言何事，属下不明白。”

“有些事，最好不要我们点破，你自己开口，尚有将功补过的机会。倘若你说出自己为何方势力服务、泄露了我军哪些机密，我贝叶可以在这里保证，你至少可以免除死罪，保住一条性命。”

“看来贝叶先生是真把我视作卑鄙的间谍了。”由谢夫仰起头，脸上写满无辜与冤情，“还请军师大人主持公道。”

“由谢夫，说说你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安多里尔直盯着面前的由谢夫道。

“我信中有些话确实说得比较肉麻。”由谢夫似乎有些赧颜，旋即抬起头，与贝叶怒然相对，“可事关声誉清白，我也豁出去了。我今日所传书信已在威达将军手中，恳请将军一念，看看是否家书，又可曾泄露了我军的任何情报？！”

“不用念了，封封都是我亲亲的好老婆那样的夫妻情话，对此我没有丝毫兴趣，还不如去看艳情小说。况且用特殊隐语写成的密件，你从表面上是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的。”贝叶摆手制止欲读书信的威达，“由谢夫，我问你，到达破蛮冈之后，你总共发出多少封信？”

“十封。”

“不对，加上今天的，一共有十八封。”

“属下军务操劳，可能记错了。”

“我再问你，据我们在杰鲁城的情报人员送来的信息，你的妻子根本不会放鸽子，也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这是为何啊？”

“也许、也许，天空猛禽众多，都被叨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由谢夫的额头开始冒汗了。

他没有想到，贝叶等人早已经盯住了自己。猛虎军团完善而高效的情报网，令各处战场以及国内后方消息互通，想糊弄过去，只怕不易。

“这么说，你一共给自己的老婆发送了十八封信，却全都被猛禽猎杀，一封也未曾到达她的手里，也没有收到她的一封回信。这就是你的解释，对不对？”

由谢夫默然。

“由谢夫将军，趁事情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再给你一次从实招来的机会。”

“贝叶先生，事实就是事实。”

“好，你的嘴真够硬的，”贝叶轻蔑地笑了，从怀里掏出一堆信件，“可惜，尽管你像狐狸一样狡猾，也很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但还是露出了自己的尾巴。

“这是你的第三封信——亲爱的丽娜，孩子们好吗，你的信收到了……”

“这是你的第六封信——我深爱着的丽娜，收到你的信是我最大的幸福……”

“后面的内容，我都不想再念。很显然，你这些信都不是写给你的妻子丽娜和你的孩子们的，收信者另有其人。你對自己怀孕的老婆没有半丝挂念，相反，你这条可耻的蛆虫，为了自己，不仅出卖了猛虎军团，甚至不惜将老婆孩子当做掩盖罪行的挡箭牌！”

“我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机会，是你自己一意孤行，非要跑到我们的对立面！你不主动招供，我们有足够多的刑具让你开口。这些信件上的暗语再巧妙，我们也有办法破译。猛虎军团从来不把事情做绝，你的孩子将由自治领政府抚养，丽娜也将改嫁一位勇敢老实的军人，你就放心地上路吧！”贝叶扬起手，“带下去！”

“军师大人、军师大人！”几名卫兵架起由谢夫就往外拖，由谢夫则疯狂地挣扎着呼喊。

安多里尔轻一点头，卫兵会意地在门边止住。

“现在求饶，晚了点吧？！”贝叶冷哼一声。

“有什么遗言就赶紧说吧！”安多里尔很不耐烦地摆手道，“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听你撒谎。”

“军师大人饶命，军师大人饶命！”这时的由谢夫汗水、泪水混合着鼻涕涕洟而下，“属下猪油蒙了心，恳请大人……”

“收起你这些鸟话！”安多里尔打断由谢夫的哭号，“你想要活命，唯一的机会就是给我讲清楚——饶了你这条狗命，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属下什么都说、什么都说……”

巨木堡的码头上，一队队士兵点着火把，依次跃上战舰。

别亚、也迅、梅萨以及抱着密尔顿的奈丝丽，与前来相送的美芙洛娃、席尔瓦道别。

男人们没有那么多离情别绪，他们相互握手、拥抱，简洁有力地发声“保重”，然后默默地挥手相别。美芙洛娃却和奈丝丽、密尔顿相拥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

奈丝丽开朗活泼、心直口快，又是有名的女将，除了指挥作战外，经常与美芙洛娃一起谈笑游玩，是令美芙洛娃最开心的女伴。

密尔顿聪明可爱，比起那些心怀叵测，因有所企图而接近自己的成年人，率真活泼的密尔顿就像一滴圣水那么纯洁。他在巨木堡的这段日子，几乎天天都会被美芙洛娃叫去陪伴。

丈夫一直就不在身边，如今这两人又都离自己而去，美芙洛娃心里空荡荡、酸溜溜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

奈丝丽也有些鼻子发酸，只能强打欢颜，尽力安慰美芙洛娃。

三人中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密尔顿了。虽然离开这个美丽的夫人叫他心中有些不舍，但马上就要奔赴战场，却令崇尚英雄、立志当一个勇敢战士的小男孩心潮澎湃，何况，独裁官大人还交给了他一项极其重要任务。

“孩子，完成这项任务，你肯定可以名垂青史！”席尔瓦眼中闪着熠熠的光芒。

“大人，什么叫做名垂青史呢？”密尔顿歪着头问道。

“噢，这个……”席尔瓦搜肠刮肚地选择适当的词句，“名垂青史就是所有的人都会以崇敬的目光看着你，为你欢呼、为你喝彩，连你在天国的父亲都为你感到自豪。”

“啊！太好了！我一定要名垂青史！”

密尔顿并不知道尊敬的独裁官大人篡改和曲解了词义，仿佛看到了欢呼的人群和海洋般的鲜花向他拥来……

虽然密尔顿的情绪与两位女士格格不入，可因为奈丝丽是抱着他跟美芙洛娃相拥，夹在中间的小男孩不得不用前襟和后背同时接受两个女人的泪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战舰缓缓驶离码头，男人们默默相视，女人们含泪挥手，只有小孩子兴高采烈。

“可怜的孩子，为什么要到战场上去冒险呢？”美芙洛娃用丝巾擦着泪水道。

“放心吧！夫人，巴维尔将军会照顾好密尔顿，不会让他受到伤害的。”席尔瓦如此劝着美芙洛娃，心里却在想，要是领主夫人知道自己唆使这个孩子去从事那么危险的军事任务，估计会当场拿刀把自己捅成个筛子。同时，他的心里也在念叨着——

密尔顿小鬼，休怪我冷酷无情！

不经历凶险危难、不跟真正厉害的敌人交手、不直接面对困难并努力战胜之，永远无法成长为大帝国未来的栋梁之才！



第二章

丹西归来

“你是说，呼兰帝国在我们进攻闪北的时候就已经安排你打入我军？”

由谢夫点头。

“背倚呼兰帝国这座大靠山，难怪你这么有恃无恐，铁嘴钢牙。”贝叶问道，“跟你联络的上线是谁？”

“我只见过他一面，是一个干瘦的中年男子，但不知道他的名字，目前他应该在中央郡某处。”

“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联络？”

“我们之间一直通过信鸽递送情报。”

“到破蛮冈之后，我们总共截获五封书信，他有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应该没有。信鸽传书虽然快捷，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我们的密语体系很难破译，所以不担心丢失。在每一封信中，我都会询问对方是否收到上封信，如果对方回信未曾收到，则我这边会再补发一遍。”

“由谢夫，”安多里尔叹口气道，“猛虎军团待你怎么样？薪水、官位，是否亏待过你？”

“领主和军师大人对属下恩重如山，是属下不知好歹，愿将仇报……”

“先不说这个，”安多里尔打断由谢夫捶胸顿足的自责，“呼兰帝国确实比我们强大，可要说兵戎相见，还早着呢！两国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况且猛虎军团以弱对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到时谁胜谁负，尚未可知，你就这么拿得准呼兰人赢？”

“行了，我不需要你卖乖讨好。”安多里尔挥手制止由谢夫，令他想趁机顺杆上爬拍马屁的话，又咽回肚子里去，“目前我们虽然碰到了一点困难，但我这



里给你交个底，南北两大战场上，我们都已经有了克敌制胜之策，不日即可高奏凯歌。

“由谢夫，你官至纵队长，薪水丰厚，又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这么做，值得吗？你有没有半点替自己的老婆孩子考虑过？别以为呼兰人给你许下的什么诺言到时候会兑现，柯库里能我最清楚了，他跟我们一样讨厌叛徒！”

“好了，你下去吧！仔细想想我的话，再好好回忆回忆，你总共提供了多少情报给呼兰人、有哪些同党、今后如何立功赎罪。”

几个卫兵将由谢夫架下去，刚到门边，又被安多里尔喝止：“对了，明天是丹虎、丹豹的玩耍日，你、霍夫曼、凯鲁和威达四个人陪他们玩。”

由谢夫走后，贝叶皱起了眉头：“不加收监，只是软禁，军师大人，你未免对这小子太好了点吧！另外，少爷们的安全，恐怕也要注意点啊！”

“所以我才叫凯鲁和威达一起陪同，防止这小子耍心眼。由谢夫目前尚有很重要的利用价值，军营里也难怪有没有呼兰人的其他耳目，不宜打草惊蛇，要让一切看上去一如既往。”安多里尔的脸色阴沉，“倒是柯库里能早就盯上了咱们，这事才叫真正的棘手啊！”

“到目前为止，呼兰人主要在干收集情报的工作，尚未表现出什么破坏意图。”

“正因为如此，事情方才可怕。早年的切肤之痛告诉我，柯库里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忽视。”安多里尔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倘若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能令我心里没底、感到恐惧、会让我产生可怕的失败预感，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柯库里能。”

帐内一片沉默。

平时谈笑用兵，天塌下来都有应对之策的老军师，此刻竟发出如此颓唐之语！

是安多里尔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是柯库里能真如传说中的那么神奇？

“我们也没有闲着嘛！”贝叶努力地给上司打气道，“安德鲁外长和罗嘉斯副外长也在加紧活动。”

“但愿这两个小伙子的游说能够有所收效。”安多里尔双手负于身后，默默地注视着窗外。

审讯加上讨论，时光不知不觉过去，黎明的晨光已经透过百叶窗射入室内。

“报告军师大人，戈勃特自称已经俘获丹西领主，正在营外叫阵！”负责大营防卫的坎塔两步并作一步，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汇报。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戈勃特是在有意搅乱军心，”安多里尔回身拂袖，

“高挂免战牌，严守军营，亲兵队日夜巡逻，发现有人散布谣言立刻拘捕，发现异常情况，马上镇压！坎塔，你负责军营防卫，这种例行公事，怎么总是来向我请示？！”

在几天时间里，戈勃特已经四次以擒获丹西为由，在破蛮冈大营前叫阵。

曾经骗得戈勃特差点丧身的，丹西以自己的面形亲手造出的那张人皮面具，反成了戈勃特手里的利器。

他找了一个与丹西身材体型相似的蛮兵，戴上面具，被绑缚着远远示众，倒也颇迷惑人。

安多里尔只能紧闭营门，对内对外都严加防范，声称蛮军阵前的是假冒的丹西，并命令守卫部队以弓箭相射。

当然，尽管因为老军师的权威以及贝叶、凯鲁、威达等人协助实施严密的控制，军营内没有出现哗变和大规模逃跑的迹象，但丹西一直没有现身，也免不了一些人私下里窃窃耳语，议论纷纷。

事实上，紧闭的营门和巡逻队的刀枪，才能把这支庞大的军队凝和起来，不致产生混乱与骚动。

按这种士气程度，即使蛮族联军愿意接受正面会战，估计猛虎军团也无法抗衡。如果，戈勃特胆子更大一点，主动进攻军营，也难说不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可这样一来，上次大战中猛虎军团留下的余威令人震撼，面对面都肉搏不过对手，现在让蛮族联军进攻坚固的营垒，戈勃特麾下兵将的士气估计也会下降不少。

二来，军营内到底没有出现什么哗变、骚乱等可乘之机的迹象，万一打起来也无法促使这一现象产生的话，那戈勃特就会损失惨重。

几相权衡，戈勃特最终决定还是不要冒险的好。

而在安多里尔这边，虽然有苦娃的书信为证，但蛮军阵前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丹西，其实决策高层心里也没谱。

安多里尔对外铁嘴钢牙，一口咬定阵前的人是冒牌货，可当与贝叶独处时仍吐露了心声。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丹西，那就是猛虎自治领领主、掌控猛虎军团的统帅。不论是谁，即便是丹西自己，站到了蛮族联军阵前，就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丹西了！”

“可是……”贝叶也紧张得声音哆嗦。

“与广袤的国土、无数子民的安危、千秋万代的霸业相比，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力量，英雄和伟人，只能利用、引导这股力量，但绝不是这股力量的全部。”安多里尔如同一座冰山，令贝叶寒彻骨髓，“你、我，甚至丹西，都是如此。”

“军师大人，”坎塔的话将贝叶从回忆中拉回现实，“戈勃特扬言，他已经失



去耐性，如果您不在一个小时内出面与他相见，他将把丹……假冒的丹西，连同古斯将军等人一并于阵前斩首。”

“那好，”安多里尔整了整衣袍，“前头带路！”

在众人的簇拥下，安多里尔赶到了破蛮冈大营正东门。踏上一座高位的箭楼，安多里尔端目遥望。

腰腹尚缠着绷带的戈勃特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隔开一箭之地，与自己昂然对视。“丹西”、古斯、塔科等人都被绑缚双手立在他的身后，脖子上都架着两把闪亮钢刀。

“残忍的野蛮人，我真的可怜你们。”安多里尔双手张成喇叭状，朝对方喊话，“你们的首领戈勃特已经被我军擒获了！”

凯鲁将一个身材、长相与戈勃特相仿，身着沃萨王族服装的人押上箭塔前端。

安多里尔突然玩这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把戏，令戈勃特也是一愣，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完全作废。

好在戈勃特心思灵活，旋即仰笑道：“你既然说擒获了我戈勃特，就让那个假货说几句话来让大家听听！”

虽然戈勃特受伤不轻，但这几句话仍运足内力发出，闻之嗡嗡震耳。蛮族大军的喝彩声响成一片。

“你说擒获了领主丹西，那你也让身后那个假货说几句话来让我们听听！”待对方声音平息下来后，安多里尔反唇相讥。

“我现在就敢立在这里跟你当面对质，你的那个丹西领主他敢吗？”戈勃特毫不示弱。

“丹西领主万尊之贵，现在又是闭关练功的紧要关头，岂如你手下那群下贱的野蛮人，让你想见就见？！”搞口舌之争，安多里尔可是一把好手。

“不敢就是不敢，少来那么多托词！”戈勃特扬鞭一指，“安多里尔老头，何必为一个行将入土的没落领主，把自己的性命扔在这大荒原上？！”

“野蛮人的首领，我劝你一句话！趁着丹西领主尚在闭关修炼，我们没有心情追杀的时候，赶快撒丫子逃跑！省得领主出关后，杀得你们片甲不留！”

“好！好！好！”戈勃特吼道，“来人，准备铡刀，将丹西和他手下的狗头剁下来！”

“来人，准备绞架，将戈勃特这只老鼠吊死！”安多里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苦了那个伪装丹西的蛮兵和那个伪装戈勃特的猛虎战士，吓得面如土色、屎尿横流，偏偏被点了哑穴，叫不出声来。

真应了一位吟游诗人的戏言——两盟半岛的政治是以金币来计数，中央走廊的政治是以人头来计数。在政治家的眼里，一条生命、一颗人头，不过是交易天平上的一粒砝码而已。

就在两人肚子里大叫冤枉,以为要命丧黄泉的时候,猛虎军团北端军营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

欢呼的声浪,掀屋揭瓦,直冲云霄,压倒了一切声响,震得耳朵塞涨生疼!

无数顶军帽、头盔飞上半空,仿佛是被这股可怕的声浪震上去的一般!

包括戈勃特和安多里尔,都不由得伸长脖子,侧身遥望。

在猛虎军团大营的北端,披头散发,一副野蛮人形象的丹西,手持狼牙棒,骑在一头野驴上,朝这里奔来。

所谓“驴屁股蛋”,骑驴骑在后臀位置,跑起来一扭三摇,模样颇为好笑。

让所有人都不会怀疑此人身份的,是那熟悉且内力异常雄浑的声音:“弟兄们!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即便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也无法掩盖丹西畅意的呼喊!

这声音,穿透了一切阻碍,无论你站得是近是远,声音都仿佛是在你的耳边发出。

一些蛮骑企图趁乱杀向丹西,可是猴族勇士、侦察部队头目菲尔动作比任何人都要快上半拍。成百上千的猛虎侦察兵飞驰而上,将丹西簇拥着保护回军营。

戈勃特只能黯然而退,传令部下即刻收兵,严禁不理智的出击行为。

这也是无奈之下唯一明智的选择。事实上,丹西此时戏剧性的出现,仿佛给整个猛虎军团打了一针兴奋剂,士气即刻从谷底暴涨至巅峰!

如若两军此时开战,将是游牧联军的噩梦!

幸得欢庆胜利的整个猛虎军团同样也没有作战的兴致。一直死气沉沉,如牢狱般严防死守的军营,此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军营各部的计划几乎都被打乱了。侦察兵忘记出外侦察、巡逻队无法巡逻、训练部队跑出操练场、伙夫们冲出厨房……

丹西在无数只手的托拥下,从军营北门一直到破蛮冈军团总部,双脚就没有沾过地面……

这一天,丹虎、丹豹期盼了一个星期的玩耍日也被打断了。丹西的归来令其他的陪伴只有让贤。

两个小家伙同样兴高采烈。老爸的归来是叫他们高兴,不过,更令他们兴奋的还是这么热烈、甚至有些疯狂的场面。从来就喜欢热闹的丹虎、丹豹,乐得嗷嗷大叫,手舞足蹈。

在家门口接过丹虎、丹豹,丹西抱着自己日思夜想的骨肉,左亲右亲没个够。

“好臭!好臭!”不解风情的兄弟俩,连连摇头摆脑、捏鼻子、捂嘴巴。

大热天里,丹西又这么多天没有洗澡,自然是汗酸刺鼻,馊臭满身。曾浴血而战的将士们自然不忌讳这个,但两个养尊处优的小家伙却对此相当敏感。

“乖儿子,帮爸爸洗个澡,好不好?”丹西笑着问道。